

第四十二章

論上古喻_四聲母的形態音韻

丘彥遂

提 要：近年來，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已經從以往的個別同源詞觀察，進階到當前的積極建立漢藏語詞族，同時在觀念和方法上，都有著突破性的發展。學者在進行漢藏詞族比較時，除了觀察兩者的特點外，還嘗試發掘出隱藏在這些同源詞中的共同詞根和各種詞綴。

以往學者在討論喻_四聲母（或稱喻母、以母）音值時，大都從語音相近著手，由於它跟定母接獨最頻繁，於是被構擬為舌尖塞音 *d-、閃音 *r- 或邊音 *l-；然而無論構擬為何者？前賢似乎都乎略了喻_四和其他聲母之間的形態關係。

因此，本文擬從詞族的角度著手，先建立起上古漢語詞族，離析出當中的核義素和類義素，然後再跟古藏語做比較，藉此觀察喻_四聲母的形態音韻，以及它從上古至中古的語音變化。

關鍵詞：喻_四、形態音韻、上古音、詞綴

一、前言

近年來，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已經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，有別於以往個別同源詞的比較觀察，當前的研究已經偏向於積極地建立漢語與藏語的詞族，同時在觀念和方法上，傳統的諧聲分析、西方的歷史比較，以及當代的義素分析法，都能得到充分的發揮。

進行漢藏詞族的比較時，除了觀察兩者的特點外，更重要的是發掘隱藏在這些同源詞中的共同詞根和不同詞綴。詞族本身包含了核義素和類義素兩個部分，其中核義素就是詞根義的所在。因此透過漢藏詞族的比較，一方面可以觀察雙方詞族的構詞理據，另一方面則可以離析出附著在語根上的各種詞綴，從而發現，原來上古漢語也可能跟古藏語一

樣，帶有構詞功能的詞綴。這樣，當前的古音研究，就可以從音韻層面提升到形態層面；從音近諧聲跨躍至形態構詞了。而喻_四上古的複雜面向，正是這一問題的反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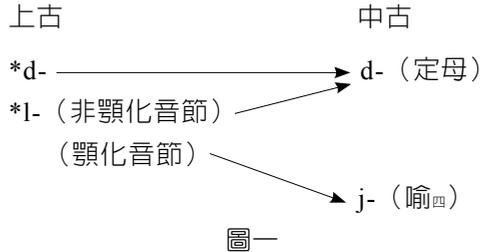
以往學者在討論喻_四的音值時，大都從語音相近著手，由於它跟定母接獨最頻繁，因此被高本漢構擬為*d-（定母則是*d'-）、李方桂擬為*r-（定母則是*d-）、蒲立本改為*l-。無論構擬為何者？似乎都乎略了喻_四和其他聲母之間的形態關係。因此，本文擬從詞族的角度著手，先建立起上古漢語詞族，離析出當中的核義素和類義素，然後再跟古藏語做比較，藉此觀察上古喻_四聲母的形態音韻。

二、從詞族比較看喻_四的形態音韻

有關喻_四的上古音值，目前比較通行的看法是邊音*l-。這一說法最早可以追溯至加拿大學者蒲立本（Pulleyblank, 1961-62），他把喻_四的上古音值擬作齒間濁擦音*D-，用以解釋喻_四與定母、邪母等塞音、擦音的諧聲關係。十年後，蒲立本（1973:116-117）把*D-改擬為*l-，認為上古漢語的*l-在B型音節（即顎化音節）發展為j-；在A型音節發展為d-，而跟原來的d-（定母的主要來源）合流。美國學者包擬古（Bodman, 1985:116-117）贊同他的說法，認為上古漢語的*l-聲母，在中古的一等和純四等中塞化為d-，而在中古的四等（喻）中顎化為j-，並舉了漢藏語的例子（原書第154、155例）加以證明：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|
| 154. | 藏語 leb | 蝴蝶 | 蝶 *lep/diep |
| | 出現於 phye-ma-leb | 蝴蝶 | |
| | 或 bya-ma-leb | 蝴蝶 | |
| | 藏語 leb-mo 扁平 | | 牒 *lep/diep |
| | （*lep）折疊 | | 褶 *lep/diep |
| 155. | 藏語 leb | | 軟 *leps/diei- |
| | 出現在 kha-leb 蓋子 | | （daâi） |
| | ……（下略） | | |

綜合蒲、包二人的意見，喻_四和定母的擬音以及後世演變可如下圖所示：



蒲、包二人的主張得到大多數學者的重視。但他們的說法卻存在一個缺陷：上古的*l-為何會塞化為中古的d-？龔焯城（2000:175-176）針對這一點提出了修訂意見，他指出藏文的a-chung「 α 」¹在動詞變化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其中自動詞與他動詞或動詞使動式的區別，前者加詞頭N-，後者則加詞頭s-表示，例如：

漢語：焚 *bjən > bjuən

藏語：འབྲས་N-bar 燒、燃

s-bar 點火、燃火

緬語：pa' 發光、發亮

根據藏語的情形，龔先生認為與喻_四相通的定母，其實來自上古漢語帶*N-前綴的邊音*N-l-，就是這個前綴*N-讓上古的*l-塞化為中古的定母d-。例如上古漢語的「脫」有徒活切和他括切兩讀，正是致使（帶前綴*s-）與非致使（帶前綴*N-）兩種形態的表現：

漢語：脫*s-luat > *hluat > thuaât

¹ 藏文轉寫有ñ、n、v等，反映了學者之間的不同看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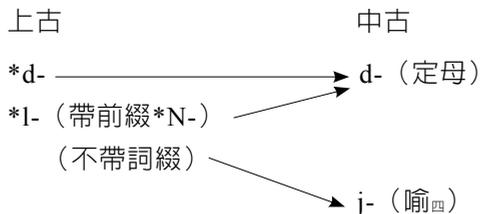
*N-luat > *duaât

藏語： lhod, lod, glod 釋放、鬆開、放鬆、鬆弛

緬語： lwat 能擺脫、逃脫

hlwat 放、釋放

根據目前的研究成果，上古漢語的動詞存在致使與非致使的對立，致使動詞帶*s-前綴，各家基本相同，而非致使動詞帶*N-或*ɦ-前綴：動詞的詞根正是透過這兩種詞綴進行致使與非致使功能的交替。如此一來，喻_四和定母的擬音以及後世演變就應修正為：



圖二

龔煌城（2000:174-177）從漢藏語的比較研究認為，上古漢語的*l-是受到某種鼻音前綴的影響才會塞化為*d-，由於不清楚是何種鼻音，因此用大*N-表示。其實龔先生所主張的這個鼻音前綴，不可能是m-、n-、ŋ-、ŋ-等常見的鼻音，因為這幾個鼻音古藏語都有，如果*N-是這幾個音鼻中的一個，那麼古藏文就會用相同的符號表示。因此龔先生所主張的*N-，最有可能的對象是小舌鼻音N-。然而問題是，在龔先生的古音系統中，未見任何的小舌鼻音聲母或韻尾。

其實，龔煌城先生所構擬的*N-前綴，應該改為*ɦ-前綴比較妥當，因為這個詞綴不僅出現在邊音前面，而且還出現在舌根音、舌尖音、唇音等前面。

金理新（2002:169-180）曾指出，中古漢語的非組輕唇音並非來自*Pj-或*Pr-，而是來自帶*ɦ-前綴的*ɦP-。試以親屬稱謂詞「父」、「爸」為例，觀察兩者的音韻行為：

父 *f̥-ba-f̥ = / 父親 / + [親暱]

爸 ^ʰba^ʰ = / 父親 /²

父，扶兩切，奉紐魚部。《說文》：「父，家長率教者。從又舉杖。」段注：「經傳亦借父爲甫。」爸，《說文》無此字，《廣韻》：「父也。捕可切。」《廣雅·釋親》：「爸，父也。」王念孫曰：「爸者，父聲之轉。」父、爸可說是一對古今字，它們的詞根完全相同，所不同的是「父」帶有*f̥-前綴而「爸」沒有。

部分影母字跟見母字在上古有同源關係，它們的詞根也理當相同；至於後來分化爲兩個不同的聲母，可以設想是由於受到詞綴影響的關係。既然*f̥-前綴可以出現在唇音的前面，那麼喉牙音的親屬稱謂詞自然也可以帶上這個前綴。例如「翁」與「公」的關係：

翁 *f̥-kon = / 老者 / + / 尊稱 / + [親暱]

公 *kon = / 老者 / + / 尊稱 /

翁，烏紅切，影紐東部。《說文·羽部》段玉裁注：「俗言老翁者，假翁爲公也。」公，古紅切，見紐東部。《方言》六：「凡尊老，周晉秦隴謂之公，或謂之翁。」《漢書·溝洫志》：「趙中大夫白公。」師古曰：「此時無公爵，蓋相呼尊老之稱耳。」翁、公明顯是一對同族詞，既然是同族詞，那麼它們的親屬稱謂關係就不適合擬爲傳統的*ʔ-和*k-。

如此看來，龔煌城先生所構擬的*N-前綴應改爲*f̥-，因爲當它出現在親屬稱謂詞的前面時，由於詞綴的意義是一種親暱的表示，這時候構擬爲*f̥-就比構擬爲*N-來得好。況且藏文的a-chung「^ʰ」是不出現在l-聲母前面的，龔先生認爲「脫」的兩讀，反映出一爲自動詞*s-l-，一爲他動詞*N-l-的看法，恐怕有待商榷。下面嘗試對龔先生的意見做一檢討：

² 爸，父的後起字。這裡取中古音形式^ʰba，王力、李方桂、鄭張尚芳的擬音均作此。

脫，徒活切，定紐月部。《說文·肉部》：「脫，消肉臞也。從肉，兌聲。」段注：「今俗用爲分散遺失之義。分散之義當用掄。手部掄下曰：『解掄也。』遺失之義當用奪。」掄，他括切，透紐月部。《說文·手部》：「掄，解掄也。從手，兌聲。」段注：「今人多用脫，古則用掄，是則古今字之異也。今脫行而掄廢矣。」

脫與掄同一聲符，都有表示「除去」的意思，因此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通用了，例如《國語·齊語》：「脫衣就功，首戴茅蒲，身衣襁襪。」這裡的脫明顯與「消肉」無關，反而比較接近「解掄」（解去身上的束縛）。再者，「掄」字現今已甚少使用，一般皆通寫作「脫」。這樣看來，「脫」字原本讀作「徒活切」，讀作「他括切」應該是與「掄」通用的結果，是後起的讀法。至於「掄」，《廣韻》也有「徒活切」和「他括切」兩讀，但在「他括切」下說：「除也；誤也；遺也；又解掄或作脫。」徒活切下只說：「解脫。」《經典釋文》卷二十二「掄」字下說：「他活反，又徒活反。」而在卷二十「脫」字下說：「徒活反，或他活反。」可見「掄」字的本音是「他活反」，而「脫」字的本音則是「徒活反」。這樣，「掄：脫」就構成以下詞族：

掄 *thot = / 除去 / + / 束縛 /

脫 *dot = / 除去 / + / 骨 /

兩者的聲母只是一清一濁，當中並不具有致使與非致使的關係。因此，龔先生的看法：讀「他括切」的「脫」，是讀「徒活切」的「脫」的他動詞，恐怕有待商榷。

當然，例證不正確，並不代表致使與非致使的說法有誤。從上古的複雜語言現象當中還是可以看出，有些同源詞確實具有致使與非致使動詞的對立，兩者主要透過詞綴形態來完成語法意義。金理新（2006）就指出，*h-與*s-是一組相對的構詞前綴，*s-的構詞功能經過國內外學者的研究，大致上已經很明朗了，其中一種功能是表示動詞的「致使」；而與之相配的*h-自然就是表示動詞的「非致使」了。下面整理自金理新（2006:277）的例子：

延 *h-dal (以然切) = /長/ (非致使動詞)

挺 *s-thal (式連切) = /使/+ /長/ (致使動詞)

致使動詞是帶直接賓語的動詞，所以一定是及物動詞；非致使動詞則是不帶直接賓語的動詞，它是不及物動詞。既然*h-是非致使的動詞前綴，這就表示它同時也是一個不及物的動詞前綴，例如金理新（2006: 278）所舉的這組例子：

躍 *h-dal (以灼切) = /向上/ (不及物動詞)

擢 *s-thal (直角切) = /使/+ /向上/ (及物動詞)

喻_四的「延、躍」跟審母的「挺」、澄母的「擢」有語法意義上的關係，如果根據鄭張尚芳（2003）的古音系統，將以上例子的古音擬作：

延 *lan : 挺 *hljan

躍 *lewG : 擢 *r'eewG

這兩組例子的關係就會變為傳統的「音近諧聲」了。其中「躍：擢」的諧聲關係更是從相同的詞根聲母*d-變為兩個有音位對立的實際上不能諧聲的流音：一個是邊音*l-；另一個則是閃音而且是塞化的閃音*r'-。如果上古漢語的系統區分邊音和閃音，而且區分塞化與非塞化，那麼鄭張尚芳所擬的邊音*l-和塞化閃音*r'-，非但不能算音近，甚至已經是隔了兩層的「音遠」。

由此可見，上古漢語的致使動詞和非致動詞基本上是由構詞前綴來完成的，而相互交替的兩個詞綴，正是致使前綴*s-和非致前綴*h-。只不過到了後來，這兩個前綴逐漸失去其生命力，最後脫落，於是形成不同的聲母。而喻_四，正是帶有*h-前綴的舌尖濁塞音。

三、有關喻_四新說的一些思考

(一) 喻_四跟舌音接觸的情形

目前國內外研究上古音的學者如：蒲立本、鮑擬古、龔煌城、鄭張尚芳、潘悟雲等諸位先生，都認為喻_四的上古音值是**l-*；然而喻_四除了跟定母密切諧聲外，還跟端母、透母等諧聲。根據陸志韋（1947）的統計，喻_四與端、透、定、知、徹、澄等母的通轉次數為：

表1 喻_四與端、知組聲母通轉次數表

聲紐 喻 _四	喻 _四 (1010)	端 (475)	透 (299)	定 (633)	知 (283)	徹 (168)	澄 (373)
喻 _四	247	14	39	94	2	20	43
	24.5%	2.9%	13%	14.8%	0.7%	11.9%	11.5%

其中透母的通轉次數是二百九十九，跟喻_四的接觸卻高達三十九次，占13%，只比「喻_四：定母」的通轉（14.8%）低1.8%而已。若以學界目前的主張：喻_四是**l-*、透母是**t'-*，那麼兩者的接觸就只能解釋為同屬舌音而能互諧的「例外」了。

只有金理新（2002:139-140）力排眾議，認為曾運乾「喻_四古歸定」的說法基本上並沒有錯，喻_四跟定母一樣，理應是一個濁塞音。他舉了以下漢藏語比較的實例：

- 悅，《說文》作說，「釋也。」藏語dad-pa「愛好、嗜好」
- 揚，《廣雅》：「說也。」藏語daŋ-ba「喜悅」
- 融，《左傳·隱公元年傳》注：「和樂也。」藏語duŋ-duŋ
「情切、殷切」
- 以，《說文》：「用也。」藏語do-ba「能、能夠」
- 揚，《漢書·五行志》注：「謂振揚張大也。」藏語g-daŋ-ba
「張開、睜開」

像，《說文》：「象也。」藏語g-daŋs「做法、方式」
 筵，《說文》：「竹席也。」藏語g-dan「坐褥、襯墊」
 延，《爾雅》：「進也。」藏語g-dab-zu「迎請、邀請、延聘」
 葉，《說文》：「草木之葉也。」藏語g-dab-pa「樹的嫩枝、細枝。」
 ……（下略）

只不過喻_四不是單純的*d-，而是帶詞綴形式的*f_hd-。在金理新所構擬的系統中，*f_h-前綴不但出現在唇、牙、喉音的前面，也出現在舌音的前面。根據漢藏語的比較，加上喻_四和定母的諧聲關係，金理新把定母擬為*d-，喻_四擬為*f_hd-，這樣的處理，既能解決定母、喻_四的後起分化，又能反映出喻_四跟藏語*d-聲母字的大量對應。

然而，鄭張尙芳（2003:91）不贊同這一說法，並且提出反駁說：

看他所舉藏文l對應漢語一、四等字的詞義多為《廣雅》或箋注中的僻義，如「魯，道也」對藏文la-mo上山路，「令，完也」對藏文liŋs-po全部，「來，猶反也」對藏文log-ba返，諸如此類的擇對很難令人採信。有的像「朗」對藏文laŋ-ba天亮則為粗似，似是而非，因為藏文指清晨日出放明，更切合的應對漢語「暘」*laŋ，《說文》「日出也」，而「朗」之初義則指月明。

兩位先生對漢藏語的比較有不同的看法，很難說孰是孰非。或許目前比較可行的方法是，當漢藏語的比較出現分歧時，藏語的材料似乎不應該拿來當作第一重論證的根據，應該讓問題回歸到漢語本身的層面，也就是用漢語本身的材料去解決問題。

首先，從親屬稱謂詞來看，詞綴*f_h-不但出現在唇音、喉牙音的前面，同時也出現在舌尖塞音的前面，例如「姨、弟、娣」：

姨，以脂切，喻紐脂部。《說文·女部》：「姨，妻之女弟同出爲姨。從女，夷聲。」今之「姨」，古稱「從母」，《爾雅·釋親》：「母之姊妹爲從母。」而「姨」本身原是平輩親屬的稱呼，後來子女從父稱母之姊妹爲姨，於是姨的意義才變爲姨母。《左傳·襄公二十三年》：「繼室以其侄，穆姜之姨子也。」唐·孔穎達疏：「據父言之，謂之姨，據子言之，當謂之從母，但子效父語，亦呼爲姨。」弟，特計切（又徒禮切），定紐脂部。《說文·弟部》：「弟，韋束之次弟也。」段注：「引伸之，爲凡次弟之弟，爲兄弟之弟，爲豈弟之弟。」《爾雅·釋親》：「男子先生爲兄，後生爲弟。」「弟」本次弟之弟，後引申爲女弟之「娣」。娣，徒禮切（又特計切），定紐脂部。《說文·女部》：「娣，同夫之女弟也。從女，弟聲。」《爾雅·釋親》：「女子同出，謂先生爲姒，後生爲娣。」郭璞注：「同出謂俱嫁事一夫。」姨、弟、娣具有同源關係，三者共同構成下面的詞族：

姨 **fi-dir* = / 次弟 / + / 妻 / + [親暱]

弟 **dir-fi* = / 次弟 / + [小稱]

娣 **dir-fi* = / 次弟 / + / 夫 / + [小稱]

其中**-fi*是一種小稱後綴。鄭張尙芳（1994）認爲，上古漢語的小稱後綴出現在親屬稱謂和肢體名詞中，有指小和表親暱的特點，本擬作**-ʔ*；今從金理新（2006）根據漢藏語的比較，以及詞綴本身的形態等因素，把這個後綴改擬作**-fi*。

其次，從漢藏詞族的比較看，漢語的「棗」聲系和藏語的*leb / deb*正好可以形成對應的同源詞族：

表2 漢藏語詞族比較表

序號	漢語	藏語
1	棗（木片）	<i>leb</i> _扁 <i>ldeb</i> _頁
2	牒（木札）	<i>deb</i> _{冊、本}

序號	漢語	藏語
3	堞（短垣）	ldebs _{壁、牆}
4	襍（禪衣）	lteb _{襪子} ldeb _{折疊、使重複}

表面看起來上古漢語的「喻_四、定母」對應於藏語的l-和d-，因此喻_四是*l-；實則不然，喻_四可以和定母形成一個詞族，而同為濁流音的來母為何不可以？如果喻_四也是一個舌尖濁塞音，那麼是否能解開以上的疑惑？下面不妨為「葉」聲系建立詞族：

葉，與涉切，喻紐帖部。《說文·木部》：「葉，楸也；葉，薄也。從木，世聲。」段注：「凡木片之薄者謂之葉，故葉牒鏐 僕等字，皆用以會意。」牒，徒協切，定紐帖部。《說文·片部》：「牒，札也。從片，葉聲。」段注：「木部云：札，牒也。《左傳》曰：『右師不敢對，受牒而退。』司馬貞曰：『牒，小木札也。』按：厚者為牘；薄者為牒。牒之言葉也、葉也。」堞，徒協切，定紐帖部。《說文·土部》：「堞，城上女垣也。從土，葉聲。」段注：「從葉者，如葉之薄於城也。亦有會意。今字作堞。」《左傳·襄公廿七年》注：「堞，短垣。」襍，徒協切，定紐帖部。《說文·衣部》：「襍，南楚謂禪衣曰襍。從衣，葉聲。」《方言》曰：「禪衣，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襍。關之東西謂之禪衣。」《說文·衣部》：「禪，衣不重也。」據此可知，「葉、牒、堞、襍」皆有單薄義，而可以構成以下詞族：

葉 *fi-dep = / 單薄 / + / 木片 /

牒 *dep = / 單薄 / + / 木札 /

堞 *dep = / 單薄 / + / 牆垣 /

襍 *dep = / 單薄 / + / 襯衣 /

一組詞族的核義素，往往就是它的詞根義，既然是詞根義，那麼它的聲母就必然是相同（至少是一清一濁），而不能只是部位的接近。倘若喻_四不是帶前綴的塞音*d-而只是邊音*l-，那麼它就無法解釋為什麼

同一詞根卻出現不同聲母。以上這組詞能夠構成同源詞族，就足以表示它們的詞根聲母必須同是舌尖塞音*d-。

鄭張尚芳（2003）則是提供了另一種選擇，他爲了解決喻_四跟其他舌尖聲母諧聲的問題，把與喻_四諧聲的端組和知組聲紐構擬爲：

表3

長音節	短音節
端ʔl'-	知ʔl'-
透lh- / hl'-	徹lh-
定l'- (ɦl'-)	澄rl-

就音近諧聲而言，鄭張尚芳的說法無疑最能解決各種例外現象。但是潘悟雲（2000：272）指出，這種擬音存在著明顯的缺點：

鄭張尚芳擬有 *l'- > d-，*r'- > d-，……語音的構擬最好能符合並遍性原則，一個語言有 r-、l-、r'-、l'-，再加上清的 l̥-、r̥-，共有六種流音，很難找到有這樣的語音類型。

的確，如果爲了解釋不同的諧聲而對每一種聲紐的音值做細部差別的處理，最後將會使古音系統變得非常複雜。鄭張尚芳的古音系統似乎就是如此：有長短元音兩類音節、塞化與非塞化兩套流音、鼻音與邊音皆分清濁、兩個半元音 w 與 j、帶有喉冠音、鼻冠音等等。上古漢語的音值雖然是擬構的，但也不能忽略語言本身的自然性、諧和性。

兩個詞如果不是音義同源，具有語法意義關係的話，以音近諧聲去處理是沒有問題的。可是，一旦它們之間涉及音義同源，也就是具有同一語源關係，彼此之間能夠透過不同的詞綴進行形態交替，進而轉換不同的語法功能，那麼兩者的詞根就只能是相同，它們的聲母也就不能只處理爲音近了。

(二) 喻_四有兩個舌音來源

喻_四跟定母的通轉次數是九十四，這部分重疊的聲母以往的學者都處理為喻_四（只不過在擬音方面，各家不盡相同），其實不然。本文認為，定母只是單純的*d-，並沒有*l-的來源。關鍵問題仍然在於喻_四本身，喻_四與端、知組聲母諧聲的這一部分其實來自於舌尖濁塞音*ɲd-。簡言之，自身通轉二百四十七次的喻_四是*l-，跟定母通轉九十四次的是*ɲd-。喻_四有兩個舌音的來源。

以下進行論證，證明跟端、定諧聲的喻_四，音值理當擬作舌尖濁塞音：

甬，余隴切，喻紐東部。《說文·部》：「甬，草木華甬甬然也。從，用聲。」段注：「小徐曰：『甬之言涌也。若水涌出也。』《周禮》鐘柄為甬。按：凡從甬聲之字皆興起之意。」甬在金文通作「用」，例如：《曾姬無卣壺》：「甬（用）乍（作）宗彝尊壺，遂（後）嗣甬（用）之。」又通作「通」，例如：《中山王響鼎》：「賁（寡）人學（幼）鍾（鍾），未甬（通）智，隹（惟）備（傳）姆（姆）氏（是）筮（從）。」

「甬」字從「用」得聲，而且通作「通」。鄭張尚芳認為「用」字甲骨文像有節之筒而以通條通其中，為「通」之初文，並構擬出非常接近的音值³：

用 *loŋs

通 *lhoŋ

「用」既是「通」之初文，為何兩者的語音形式相差那麼多？季旭昇《說文新證》（上冊）（2002:560）引高鴻晉的說法：「甬為鐘柄，從P象形，非文字，用聲。徐顛曰：『此當以鐘甬為本意。』〈考工記·鳧氏〉：『舞上謂之甬。』鄭云『鐘柄』是也。」「甬」字作「鐘柄」

³ 例子整理自鄭張尚芳，《上古音系·古音字表》（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3），頁533。

解是對的，《周禮·考工記·鳧氏》：「鳧氏爲鐘……舞上謂之甬，甬上謂之衡。」可見「甬」不等於「鐘」。甬上有衡，因此「甬」理當是「鐘柄」。「甬」可以跟「鐘」、「鏞」構成以下詞族：

甬 *h-don-h = / 鐘 / + / 柄 /

鐘 *g-ton = / 樂 / + / 鐘 /

鏞 *h-don = / 大 / + / 鐘 /

鐘，職茸切，章紐東部。《說文》：「鐘，樂鐘也。秋分之音，萬物種成，故謂之鐘。從金，童聲。」鏞，余封切，喻紐東部。《說文》：「鏞，大鐘謂之鏞。從金，庸聲。」它們的演變規律則是：

甬 PC *h-don-h > [*hlonʔ] > OC ʰlon > MC cjon

鐘 PC *g-ton > OC *tjon > MC tɕjon

鏞 PC *h-don > [*hlon] > OC ɰlon > MC cjon

其中[*h1-]是過渡階段。如果根據鄭張尙芳的說法，把喻母的音值擬爲*1-，連帶的把端、透、定、知、徹、澄等聲母的音值擬成塞化邊音、送氣邊音、清邊音等，這樣的處理其實是不妥當的，一方面固然如潘悟雲（2000）所說的：一種語言有六種流音，很難找到有這樣的語音類型；另一方面則是鄭張尙芳的說法無法完整地解釋以上各種密切的關係，特別是具有形態變化的同源關係。

至於諧聲系列中，並不夾雜端系、見系的，則可視喻母爲單純的流音聲母*1-。例如以下這組詞族及其聲系：

亦 *lak = / 腋窩 / + / 名詞 /

掖 *lak = / 腋窩 / + / 動詞 /

亦，羊益切，喻母鐸部。腋的本字。《說文·亦部》：「亦，人之臂亦也。從大，象兩亦之形。」段注：「徐鉉等曰：『亦今別作腋。』」

按《廣韻》肘腋作此字。俗用亦爲語晷，乃別造此。」掖，羊益切，喻母鐸部。《說文·手部》：「掖，以手持人臂投地也。從手，夜聲。一曰臂下也。」段注：「《左傳》：衛人伐邢，二禮從國子巡城，掖以赴外，殺之。赴當是仆之誤。《正義》曰：『《說文》云：掖，持臂也。謂執持其臂投之城外也。』《釋文》曰：『《說文》云：以手持人臂曰掖。』」《詩·衡門》鄭箋：「掖，扶持也。」可比較藏語的lag_手、lag_{jar}胳膊。「亦」與「掖」雖有動-名之別，卻沒有形態上的變化，可見這裡的喻_四只是單純的*l-。

此外，由「亦」所組成的「亦聲系」和由「夜」所組成的「夜聲系」，都只有單純的喻_四一讀：

亦聲系：亦 奔 奕 帝 羊益切

夜聲系：夜 羊謝切 鶴 腋 掖 液 羊益切

其中「夜」與「夕」同源，兩者可構成一個詞族：

夜 *laks = / 晚 / + / 夜間 /

夕 *zlak = / 晚 / + / 黃昏 /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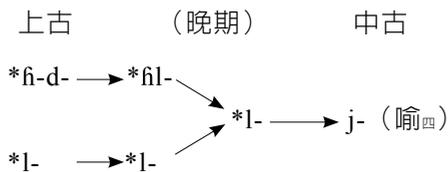
夜，羊謝切，喻紐鐸部。《說文·夕部》：「夜，舍也。天下休舍也。從夕，亦省聲。」段注：「休舍猶休息也。舍，止也。夜與夕渾言不別，析言則殊。」夕，祥易切，邪紐鐸部。《說文·夕部》：「夕，莫也。從月半見。」段注：「暮者，日且冥也。日且冥而月且生矣。故字從月半見。」可比較藏語的zag_{夜間、晚、宵}。

如此看來，不與定母接觸的喻_四實在不適合構擬成*f_{id}-。把喻_四二分，不但能解決喻_四跟定母（包括與端母、透母等）的形態關係，同時也保留了喻_四作爲邊音*l-不與端系*T-、來母*l-相通的地位。

最後必須一提的是，潘悟雲（2000:270）曾指出，喻_四在漢越語的轉寫是d-（實際讀音爲[z]），而在上古漢越語中則是l-：

	古漢越語	漢越語
延	lan ¹ _{蔓延}	diên ¹
蠅	lǎng ² _{綠頭蠅}	dǎng ¹
以	lây ⁵ _{介詞}	đi ⁴
葉	lep ⁵ _扁	葉diêp ⁶
窳	lo ⁴ _{小孔}	du ¹
卣	lu ¹ _{大缸，甕}	由du ¹
……	(下略)	

古漢越語是中唐以前，從中原零星傳入越南的漢語借詞，這時候的喻_四似乎已經是邊音**l-*了；換言之，上古的**h-d-*和**l-*在傳入越南之時，已經合流為**l-*。因此，本文的主張跟古漢越語的情形並沒有衝突。喻_四的演變可如下圖所示：



圖三

四、結語

喻_四有一部分字跟定母密切接觸，外國學者如蒲立本、包擬古、沙加爾等人認為這部分定母字跟喻_四一樣，都是邊音**l-*，只不過跟喻_四分別來自不同的音節。龔煌城先生則認為是詞綴導致兩者出現分化：定母來自帶前綴的**N-l-*，而喻_四則來自單純的**l-*。大陸學者金理新的看法剛好相反，他認為帶前綴的是喻_四而不是定母，喻_四來自帶前綴的**h-d-*，而定母是單純的**d-*。

根據本文對漢藏詞族的比較研究，蒲立本、包擬古等外國學者的觀察基本上是正确的，也就是喻_四和定母有共同的來源；但是他們的看

法：喻_四和定母的共同來源是**l-*並不正確，事實剛好相反，喻_四和定母的共同來源是**d-*，只不過定母來自單純的**d-*，而喻_四來自帶前綴的**ɦ-d-*。

至於不與定母接觸的喻_四，它自身通轉的次數高達247次，遠遠超過跟定母通轉的94次。這部分喻_四基本上並不跟定母**d-*或來母**r-*接觸，它才是真正的邊音**l-*。與定母相通的喻_四**ɦ-d-*弱化後與這部分喻_四**l-*合流，最後演變為中古的*j-*。

參 考 文 獻

一、古籍

- [宋] 陳彭年、丘雍，《新校宋本廣韻》，張氏重刊澤存堂藏版，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04。
- [清] 王念孫，《廣雅疏證》，嘉慶年間王氏家刻本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。
- [清] 段玉裁，《說文解字注》，經韻樓藏版，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9增修1版1刷。

二、近人論著

- 王力，《同源字典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2初版，1999第5刷。
- 王寧，《訓詁學原理》，北京：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，1996。
- 丘彥遂，〈從漢語詞族看上古聲母的擬音問題〉，《國文學報》第48期，2010年12月，頁219-254。
- 包擬古(Nicholas C. Bodman)，《原始漢語與漢藏語》，潘悟雲、馮蒸譯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。
- 金理新，《上古漢語音系》，合肥：黃山書社，2002。
- 金理新，《上古漢語形態研究》，合肥：黃山書社，2006。
- 張博，《漢語同族詞的系統性與驗證方法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3。
- 陸志韋，《古音說略》(陸志韋語言學著作集(一))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。(原載《燕京學報》專號之二十，1947)
- 潘悟雲，《漢語歷史音韻學》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0。
- 鄭張尚芳，〈上古音構擬小議〉，《語言學論叢》14輯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4，頁36-49。

- 鄭張尚芳，《上古音系》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3。
- 龔煌城，〈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的詞頭問題〉，《語言暨語言學》1.2:39-62，2000；收入《漢藏語研究論文集》，臺北：中研院語言所籌備處，2002，頁161-182。
- Pulleyblank, E.G. (蒲立本)，“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”, *Asia Major* 1961-62,9；中譯本《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》，潘悟雲、徐文堪譯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。
- Pulleyblank, E.G. (蒲立本)，“Some New Hypotheses Concerning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”, *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* 1973, 1.1:111-125.